



■孟淑卿十歲前曾一直在原始森林裡生活，居住在斜仁柱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十幾根白樺樹杆搭成圓錐形，六七十張獸皮圍成的斜仁柱矗立在鄂倫春老人孟淑卿家的客廳中。她曾在這樣的「房子」裡住了十年。如今這已成為遊客到白銀納鄂倫春族鄉打卡的景點，更是這位老人對祖先懷念的一種寄託，用一生傳承民族文化的見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大興安嶺報道



■鄂倫春族人現已搬進樓房。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深秋的早晨，位於黑龍江省大興安嶺深處的白銀納鄉已開始飄起白雪，雪花漸漸覆蓋在紅色的屋頂上，白銀納鄉的鄂倫春人開始了一天的勞作。這裡的溫度要比省城哈爾濱低很多，冬天最冷時達到零下五十攝氏度，六十多年前鄂倫春人就是在這種氣候下繁衍生息。

全家人住兩個斜仁柱

伊哈倩是孟淑卿的鄂倫春語名字，意思是太陽照在臉上臉蛋紅彤彤的。1943年她出生在一個獵民家中，父親在她出生前去世了，母親和她跟着爺爺奶奶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孟淑卿說：「我出生在倭勒河部落，大約有六七十人口，當時大興安嶺地區的森林中有五六個這樣的部落。鄂倫春人的部落都是按江河流域來劃分，生活起居的地方要選在依山傍水的地方，住在斜仁柱中，又叫它「撮羅子」（圓錐形房子）。」

孟淑卿小時候全家人住在兩個斜仁柱中，爺爺奶奶帶着大姐住一塊，媽媽帶着其他孩子住，當時整個部落生活在封閉的森林裡，以打獵為生，缺衣少藥，甚至不知道有大夫，定期會下山到漢族村用獵物換取些生活用品。孟淑卿說，「這裡的冬天特別冷，溫度達到零下五十度以上，晚上睡覺蓋着皮被，早上起來被子上都已結冰。」

安居後成非遺傳承人

1953年，被稱為「興安獵神」的鄂倫春人放下獵槍從森林裡走了出來，告別了他們風雨飄搖的日子。她在白銀納鄂倫春族鄉從小學一直讀到高中，後來又到鄉政府工作。六十多年來，斜仁柱、木刻楞（俄羅斯族民居，牆身用原木疊疊卯榫連接）、磚瓦房居所的變化印刻着鄂倫春人生產生活的巨大改變。

一排排紅頂樓房前有一排更顯高級的獨院平房，每家門前都有他們主人的名字和介紹，白色木柵欄圍成的小花園中，有一棟平房門前搭建了一座原汁原味的斜仁柱，這裡便是孟淑卿的家。

孟淑卿把斜仁柱手藝傳給了女兒關愛民，他們現在都是鄂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母女兩人盤膝坐在床上繡着鄂倫春族的刺繡。關愛民說，「近年來政府對鄂倫春文化傳承非常重視，2013年讓我們搬進了新家，給我們提供了工作室，在熟皮子時，再也不用當一個「臭皮匠」了。」

關愛民說的熟皮子，是製作斜仁柱的重要工序，將獸皮經過特殊處理後弄濕，然後就要不停的用手揉獸皮的每一個部位，用兩腳夾住皮子的一頭，一手抓住另一頭，一手用專用工具在獸皮上刮，然後再用雙手用盡全力去揉，直到把濕皮子揉乾為止，在這個過程中獸皮會產生刺鼻的味道。關愛民說，「這就是所說的『臭皮匠』」。

製作斜仁柱博館收藏

母女倆製作的斜仁柱慢慢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一位省級博物館的負責人用一年時間考察了鄂倫春人製作的斜仁柱。一年後專程登門拜訪卻撲了個空，聯繫上孟淑卿母女後，得知她們正在省城哈爾濱參加展會，他說，「你們千萬別走，我要去訂你們做的手工斜仁柱，你們做得最原始。」

關愛民說，「母親對製作的民族手工藝品的質量要求非常高，經常會出現自己縫了好長時間的東西，母親看不行，就讓重做。」用心製作，還原民族本色是孟淑卿對自己和女兒的要求。目前，母女二人製作的斜仁柱的手工皮圍子被國家民族博物館、黑龍江省博物館、黑龍江省民族博物館、內蒙古鄂倫春旗博物館、加格達奇地區博物館收藏，她們共同製作的斜仁柱在國際人類學大會中獲得了金獎。

遊獵人安居懷祖斜仁柱承續文化

鄂倫春族母女手工製作原始民居 獲國際人類學大會金獎



▲用獸皮製作的服裝抵禦嚴寒。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斜仁柱

斜仁柱又稱「撮羅子」或「撮羅昂庫」，是鄂倫春、鄂溫克、赫哲等東北狩獵和遊牧民族的一種圓錐形「房子」。「撮羅」是「尖」、「昂庫」是「窩棚」，這是赫哲人的叫法；「斜仁」是「木杆」，「柱」是「屋子」，這是鄂倫春、鄂溫克人的叫法。把兩種名稱的意思合起來，就是「用木杆搭起的尖頂屋」，是斜仁柱主要的特徵。

小資料

▲用樺樹皮製作的生計用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鄂倫春族傳統手工藝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民族文化亟待搶救 鄂倫春語後繼無人

「這個活太累還賺，年輕人都不願意幹，就女兒任勞任怨地和我幹了二十年，她再往下傳很難找到合適的人。」孟淑卿很無奈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關愛民說，「做斜仁柱最累人的就是熟皮子，需要使勁地不停地揉獸皮，前幾天肩周炎剛好。」說着，她把手伸出來讓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常帶頂針的手指已經彎曲。但每天看着母親不停地在弄這些東西，關愛民就跟着一起做了下去。

孟淑卿的同學經常打電話說，「退休了還幹這活，缺錢我們給你。」孟淑卿回覆，「這不是錢的事，是民族文化需要有人來傳承。自己所剩時間越來越短了，現在要用小時來計算，不能再讓自己的民族文化消滅下去。」

目前全國鄂倫春族人口約八千多人，

只有語言，沒有文字，他們的文化都靠語言代代相傳。白銀納鄉裡的鄂倫春人也越來越少，現在有兩百多人，會說鄂倫春語的人也越來越少，四十歲以上的可以說，但能說好的都要七十歲以上了，所剩寥寥無幾。現在雖說學校開了鄂倫春語課，但是在當地上學的孩子卻越來越少。

令孟淑卿母女兩人高興的是，關愛民的兒子考研究生的專業選擇了民族學，他說：「看着姥姥和媽媽為傳承民族文化付出如此艱辛，自己也要為鄂倫春族作點貢獻。」姥姥聽說這個消息後，比任何人都高興，每天更是不停歇地做民族手工藝品。她說，「要把自己會的東西都留給外孫，讓他研究繼承鄂倫春民族文化，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材料。」



■孟淑卿與關愛民母女二人現是鄂倫春族斜仁柱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保護生態 尋找新材料替代皮製品

鄂倫春人曾在古老的興安嶺中居住，過着以狩獵為主的生活，這個被稱為「北方遊獵文化化石」的民族對自己的家園更是愛惜有加。

孟淑卿說，「鄂倫春人愛護森林要勝過自己的生命。夏天採樺樹皮做圍子時，鄂倫春人也有自己的技法，要等到樺樹中的水分最多時採摘，只用表皮，這樣樺樹還能重新長出樹皮。樺樹皮在圍斜仁柱前，要經過皮層的篩選，再放到水裡煮才能用。」

冬天斜仁柱的圍子所用獸皮，都是吃過肉後，省下來的皮子加工後除了做圍子還做衣服、被子和鞋等生活用品。孟淑卿回憶：「小時候，森林裡有很多的野草藥材，靈芝和人參也很多，但鄂倫春人很少去採摘，只有到了救命時才取一點來用。」

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關愛民一直在尋找新的替代品。她說：「現在用來做圍子的獸皮，都是之前積攢下來的，手裡也沒有存貨了，很可能以後就再也沒有可以熟的皮子了，保護生態環境是我們鄂倫春族人應盡的義務。」

狩獵是鄂倫春族人生存的需要，一年四季他們都遊獵在茫茫的林海中。獵馬和獵狗是鄂倫春族獵民不可缺少的幫手，被稱為「獵人的夥伴」。鄂倫春人的獵馬和獵狗都很通人性，出於這個特殊的原因，鄂倫春人一般不殺馬和狗，也不吃馬肉和狗肉。

放下獵槍 發展旅遊業

走出森林的鄂倫春人，從狩獵到耕地，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上了安穩的幸福生活。隨着鄂倫春族在全國的知名度不斷提升，現在每年到白銀納鄉旅遊的人絡繹不絕。

孟淑卿的家已成為一座鄂倫春民族博物館，進門客廳中搭建的斜仁柱最為顯眼，高大約兩米被三層獸皮所包圍，一根樺樹杆上吊着一口鍋和一個嬰兒搖籃，地上鋪着兩張獸皮，正中間有一火堆用來煮飯取暖。孟淑卿說：「這個斜仁柱可以住四人，是完全按着鄂倫春族的工藝製作搭建的，包括縫圍子用的都是狍筋線。現在能掌握抱筋線縫製的人可以說是少之又少了。」

除了斜仁柱，在孟淑卿的家中還展有祭祀時穿的薩滿服、吃飯喝水用的樺樹

皮用具、捕魚用的樺樹船、打獵穿的獸皮衣和弓箭等一系列鄂倫春族的原始生活用品，站在客廳中彷彿將你帶到了森林深處，聽到林濤的呼嘯、馬隊的嘶鳴、大河的奔流，置身於鄂倫春人原始的生活之中。

關愛民說，「現在每年全國各地來這裡旅遊的人有很多，在這裡他們可以體驗到原汁原味的鄂倫春人過去的生活，可以住民宿，吃民族美食，晚上更可以與鄂倫春人在廣場上點起篝火載歌載舞。」她說：「現在來這裡的人對鄂倫春人的故事都很感興趣，去年冬天有位自駕遊的遊客提出在斜仁柱中住一宿，天氣太冷了，我們現在都住不了，這樣的體驗在夏天是可以提供遊客體驗的。」

視頻上網 鄂倫春奶奶成網紅

「粉絲三萬，最高點讚60萬。」關愛民拿着手機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看，一位政府官員到家裡看望孟淑卿，說他把孟淑卿的視頻發網上了，點擊量很高，讓她自己嘗試一下。

網友們看到孟淑卿的視頻，對鄂倫春族特別是對這位曾在森林裡長大的老奶奶非常感興趣。網友在祝福老奶奶的同時，也提出了很多關於鄂倫春的問題，「那麼冷的天氣怎麼選在外面住？」「白銀納是很有錢的意思嗎？」「有機會有一定去那裡看看。」

孟淑卿的網名是鄂倫春阿大，阿大是

鄂倫春語奶奶的意思。「沒想到網上有這麼多人關心我，喜歡鄂倫春族。」孟淑卿說：「網友們在網上給我留言，我讓女兒幫我回覆，她們說的話開始我每一條都回覆，後來實在太多了，回覆不過來了。」

除了接待網友，很多大學生也來到這裡。孟淑卿說：「他們都來找我了解鄂倫春的事情，我非常願意給他們講，有時候一講就是一整天。」一位韓國人聽了孟淑卿講的故事後說：「在這樣極寒的天氣下還能生存，你們真是一個機智勇敢的民族。」